

第十三回 假斯文獻舊句當場出醜

詩曰：

海棠棒萼豈連枚，得句他人總共知。
彼作焉能為己作，東施怎便效西施。
河洲虛棹原非意，忌口銷金計枉癡。
湛湛安排人未識，功君何必強為之。

說這馮吉星次早來見蔡其志，禮畢坐定，其志道：「向久少會，想敝地之湖光山色俱為台兄收入錦囊矣。但未知榮旋何日？今蒙駕顧，必有何賜教於弟？」吉星道：「向蒙投轄，未遑走謝。本欲即歸，而山水留人依依不免。今茲輕造，虔為令愛蹇修耳。」其志笑道：「台兄又來取笑於弟矣。」吉星正色道：「小弟與兄肝膽相向，豈有相侮？棄彼樸樸，另覓乘龍，亦人生一大斟、酌處。」其志笑謝道：「台兄深知小弟之心，實因無奈甫作此不幸之事。但不知兄所言者，是誰家俊彥？」吉星道：「他家之子弟，亦不預其事。茲即舍甥陳秋邁，弟特薦作東牀，豈非是一快婿乎？」其志道：「台兄尊論，敢不領教。況令甥才美，素所羨慕。但恨小女無福，昨者已訂約於夏元虛矣，奈何，奈何！」馮吉星笑道：「兄鄙棄之意，故謬言也。元虛之事，老畢為媒，弟豈不知？然尚在可否之間耳。雖舍妹丈之寒素不好仰附喬松，而舍甥之才美，實大過於元虛，吾兄還是俯從小弟之言。莫聽他人謬悠之論也。」其志道：「雖未算與作實，奈已約之也。」吉星笑道：「既未作實，何得為約？總是吾兄見外之意思耳。」其志道：「兄台適言元虛才美遠不及令甥，而畢兄又謂其貌雖寢，而才則大。弟因猶豫，故約之於日上攜來，蓋欲一探耳。且待試驗之後，再領吾兄台論，何如？」吉星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弟倒有一個兩全妙法在此。畢兄處即與約定，自不必言。待小弟明日亦偕舍甥而來，兩下不起而會。那時兄命一題，或詩或文。令二子各賦一章，而優劣立判矣。兄因就其優而舍起劣，則劣者不敢爭而優者亦無愧。不煩口舌之勞，不傷有朋之誼，豈非兩全其美？」其志聽說，大喜道：「兄高論絕佳，可謂深得調處之法。少頃即當折柬而奉，肯兄台明日偕另甥早臨為幸。」吉星道：「忝與吾兄至契，何必尊東為哉？」其志道：「雖是如此，卻怎作不速之客？」說罷大笑。吉星起身別去，將這些話與秋邁說知，只等次日赴約不提。

且說蔡其志到了次日，果然治酒於文官閣內，候至響午，只見門役程上名貼道：「畢爺同夏相公拜老爺。」其志忙叫開門迎入。元虛欲以師生禮拜見，其志再三不肯，乃以客禮見畢而坐。其志道：「久仰足下才譽，欲一晤而無由。今蒙畢兄做漁父之引，快接賢豪，不勝榮幸。」元虛深深打一拱道：「不敢。向失親近，未遑晉見。念晚生庸庸才，過蒙畢老先生做曹丘生，得蒙齒錄，級勝雀躍。」畢純來笑道：「蔡老先以漁父屬弟，夏兄又將曹丘生相目，倒叫小弟沒了主義。」說罷，一起大笑。

正笑不了，忽見門役又遞進一束。其志接來一看。忙欲出迎，早見馮吉星同陳秋邁到了面前。元虛舉眼見了秋邁，知他和王儒珍交厚，今特來此，不曉為何，心下好驚疑不定。正是：

面赤非因酒，心驚為少才。

當下馮吉星、畢純來等都相見了。其志也不遜坐，竟邀入後園文官閣內坐定。時值季秋，閣前惟海棠茂盛。秋邁忽然想起昔日於此芙蓉花下邂逅花姨，條又三載，不覺心懷悒悒。須臾席備，其志遜坐，秋邁道：「才爾上謁，末竭鄙忱。頓蒙盛筵之賜，何物草茅，當此榮寵？」其志笑道：「足下冲霄之姿，絕塵之足，仰辱光臨，蓬門增色。區區小飲，姑效野人之獻耳。馮兄畢兄久辱知己，或不見責，而二位芝宇乍親，未具隆禮，尚望勿罪為幸。」秋邁、元虛齊聲道：「不敢。」其志推吉星坐了首席，畢、陳、夏三人各挨次而坐，自己主席相陪。酒至半酣，畢純來道：「秋兄真是洛陽少年，青錢首選，來春當更雷轟電掣，坐看作占鰲客也。」秋邁道：「蓬蒿末學，鉛槧僇儒，過蒙主司謬拔，已負芒竟日，其餘尚何敢過望耶？」元虛笑道：「年兄雖不過望，恐上春官又要謬拔耳。」吉星道：「夏兄淵涵玉養，夙負英才之騰，自是五百名中第一。舍甥得附驥尾，隨兄步瀛洲已幸矣。」元虛忙正恭道：「晚生不才，這進士或勉強而求之。若者狀元，其心休休焉。」吉星笑道：「夏兄文風大妙，不要過謙了。但令先君沒時，足下想是在府用功，故使令妹來都耶？」元虛見問，不覺顏赤，因遲遲道：「彼時晚生因染病在舍，故不得已而令舍妹扶柩耳。尚蒙老年伯高厚之恩，未效銜環之報。」吉星微笑道：「豈敢。」

惟時酒興將闌，其志道：「今日薄酌，雖不足娛賓，然所喜者，有花神獻媚，或可助興於萬一。久仰二兄學俊才裕，渴欲請教一二心快朽目。倘蒙不吝珠玉，則弟與花神均有幸也。」吉星道：「開瓊宴以坐花，飛羽筋而醉月，不有佳作，何伸雅懷。吾兄之論極當，夏兄與舍甥不必推辭。老夫年邁，當為司旗鼓也。」秋邁道：「蒙蔡老年伯見索俚句，敢不遵命。但恐啼春妖鳥，未足呈教大方。」元虛固有讀熟的詩在肚，膽子大了，便賣乖道：「飲酒賦詩，固墨客騷人之常事。又蒙老年伯殷殷雅愛，年兄下必太謙，致拂老年伯盛意。請先做起，弟雖不敏，自然也要續貂。」其志笑道：「二兄不必謙遜，弟有主意在此。」即叫左右東西設下兩張小桌，文房四寶俱全。合席各斟一巨觴，道：「小弟今日薄設，知不足伸敬。而更斗膽欲求二兄佳作者，實有深意。乞垂諒之，勿罪弟之寡情也。」吉星笑道：「台意乃是雀屏約目的故事，舍甥與蔓兒各宜勉之。」秋邁、虛離席而起，道：「謹當領教，敢乞命題。」其志向吉星純來道：「有煩兩兄擬一詩題。吉星道：「此係吾兄相攸之大事。弟與畢兄，只從旁恭候台意，何容游夏贊辭？」其志道：「既如此，亦不必別處搜尋。即此海棠，豈非就是詩題？乞二位各賜律詩一首。」秋邁、元虛齊聲「領教」，各就左右而吟。

當下秋邁見說一首海棠的律詩，甚覺容易。走到右邊桌上，舒箋捉筆，頃刻而就。先行呈上，道：「巴人悵句，請老年伯一定推敲。」其志見秋邁落筆如風狂雨驟，早已驚喜，及接過那詩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「海棠吟」，下是七言八句道：

嫩葉柔枝不耐寒，深秋妝點傍欄杆。
玉階酣露胭脂濕，金谷風遲花夢安。
含媚滯因新醉月，落虹疑是舊桃源。
神仙種作神仙種，莫認人間草木看。

其志看畢，道：「秋兄才高李杜，氣壓元白，真陽春寡和者矣。司敬可羨。」及看元虛時，尚待苦思不就，心中已是焦燥，口

他得題就位，忙向肚中搜索。奈瑤枝之詩，他雖一時強記，卻竟不會記得清楚題目。今見了這海棠為題，竟無處著想。記得詩，忘了題；記得題，忘了詩。一時思索不著，哪裡湊合得來？萬分著急。再偷眼看秋遵時，倒像尋著了這首做現成的一般，颯颯筆響，早見寫完呈上。心下越著急了，越想不起。拿了那枝斑管，對著那幅鸞箋，只是呆看，落不下筆。

畢純來見這光景不雅，幫襯幾句道：「作詩原貴推敲，方能工致。夏兄莫要性急，不妨慢慢想去。馮老先，我們且請飲酒。」吉星笑道：「夏兄如此細磨措時，必定是運化入神，一字一珠的了，舍甥做詩，總這等容易，故爾潦草。」元虛明知取笑，只好忍受，直急得面紅耳熱，連酒都急得醒了，肚腸急得斷了。方記著一首依稀彷彿有些像海棠光景，卻也忘了詩題，不知是詠海棠不是詠海棠。因讀去有越姬楚女，白雪紅樓等句，認作是贊那海棠的顏色嬌媚，將來寫出呈上，道：「文有一日短長，詩詞亦然。晚生每常詩思極快，不知今日為何作怪，苦吟不就。今雖成詠，恐陋句效顰，只堪發一笑耳。」畢純來見已做就，不勝之喜，忙出位來道：「向知夏兄不吟則已，吟成則定佳絕也。」其志接過那詩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「海棠花之詩」五字，標得不通，已自暗笑，再看其詩云：

南枝何事豔冰心，妝點韶華別樣春。
晏起越姬非肺酒，晨妝楚女學塗唇。
香消白雪桃花片，月淡紅樓蝶粉輕。
記得溪頭曾見處，調羹另有最精神。

其志看畢道：「夏兄所賦者何詩，小弟竟不能解。」元虛笑道：「前面寫著海棠花之詩，老年伯豈不見乎？」其志見說，又將詩箋來與吉星等反覆細閱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小弟向愛吟詠，今日方見此奇作，真乃神化之筆，游刃於虛，有一無兩，表表獨絕者矣。」元虛還認做看詩中意，真個贊他，忙深深打一恭道：「拙句獻醜，過蒙賞鑒。然猶遼東之豕，豈足云佳？」吉星笑道：「遼東有豕，哪如足下多岐亡羊耶？」

元虛見說，方悟那詩錯寫了，羞得滿面通紅，不敢做聲。其志道：「初不曉調羹之謂何，原來這海棠花也頗能結梅子。小弟園中栽重多年，倒還不知，今幸夏兄指示，方識此段化工。」畢純來道：「小弟不知。詩中意味，想夏兄一時急於應命，錯用了甚字。夏兄何不把來改正；卻再呈電？」其志笑道：「夏兄又何賞錯來，把春日紅梅比秋日海棠，方見夏兄腹中有春秋耳。」吉星道：「想是夏兄偶然想著了那紅梅，所以就做紅梅詩。雖春秋各別，幸顏色相同耳。」你一句。我一句，直羞的元虛臉上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，坐又不安，立又不好，不覺老羞變怒，奮然發聲道：「此不過一時誤用，何必如此輕薄？這首把歪詩就算會做，也不為奇。」秋遵笑道：「小弟這一首歪詩原不足取，如年兄香奩佳句，方是奇才。」元虛此刻正沒處出氣，忽又聞秋遵之言道著他心病，越發大怒，道：「我和你同年之誼，也來侮我，怎叫做香奩？你的話卻是狗屁。」其志笑道：「斯文一脈，詩酒尋歡，何故發此惡聲？兄若無才，就不該來了。」

畢純來見這光景，諒事不諧，只得勸道：「想夏兄今日多飲了幾杯，故一時失於檢點。但日賦萬言，豈無一錯？不可傷了和氣。」因拉了元虛，與其志拱一拱手道：「倒是小弟得罪，明日再來負荆罷。」此刻元虛已氣得喘做一團，連話也說不出來。見畢純來拉他回去，只得掙扎起身道：「罷了。我夏天生雖是不才，決不忘情今日也。」畢純來拉著和哄而去。其志只叫得一聲「恕不送下」，竟自坐著。正是：

一場羞辱從何起，盡是庸夫自討來。

且不说夏元虛含羞忍怒而去，再表馮吉壑等三人重整杯盤，洗盞更酌。吉星道：「小弟昨日之言何如？固知夏子係沒字碑耳。」其志道：「若非台兄之言，幾為畢奴所誤。但這首紅梅詩韻致幽逸，確是才人之作。不知哪裡盜得在肚，卻又不能解詩中之意，把他人之紅梅，冒作自己之海棠，真是絕倒。適才聞秋兄言香奩佳句，莫非女人之筆，而秋兄曾何處見來耶？」秋遵道：「晚生於春間閒步湖上，遇一女子。不知誰家閨秀，似亦大家模範，頗為絕色。後因去意匆匆，失下金扇一柄。上有此詩，後面寫『春閨偶詠』，更有小印『瑤枝』二字，是以知為香奩之句耳。」其志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女子倒是個才女子。但這白木倒如何記得，想必是他家的親戚。」吉星道：「既『瑤枝』二字，此乃元虛之妹所作也。」秋遵忙問道：「母舅卻緣何曉得就是元虛之妹？」吉星道：「元虛的父親夏英在兵部時，曾舉薦一武士叫做萬斛珠，為定海關團練，與海寇交鋒，全軍陷陣。時夏公臥病，有賈學士者素惡夏公，諷囑諸路俱按兵不救，以致萬斛珠計窮降賊。那時夏公已死，賈學士恨猶未釋，囑科臣劫他妄薦欺君，喪師誤國。天於准奏，著刑部拿夏英之子元虛代父治罪。那時是愚舅承旨，雖明知其冤，而無可如何，只得移咨錦衣衛出京拿人。不期元虛不見拿來，卻倒拿了元虛之妹瑤枝進京。生得一貌如花，在堂上伶牙俐齒，錚錚議論，竟將其父之罪辯得一些沒有，連愚舅也說她不過。因令她自作章疏，真乃下筆如神，萬言立就。次早表奏，天子諭允，准扶柩歸葬，所有罪名概予豁免。我服其才，故記其名耳。」其志道：「如此時，這瑤枝非但有才，亦更孝義可嘉，真乃巾幗丈夫。彼元虛枉戴鬚眉，不及遠矣。」

秋遵見說是元虛之妹，心下十分懊悔，道：「早知湖亭女子即係元虛之妹，又何苦作此仇敵之事，而誤自己好逑之願？但此事於目下為已成之局，勢難挽回。除非遲幾時再緩緩與元虛修好，那時容或可圖。但恐到得其間，那美人又天桃有主。總之。緣慳分淺，所以造化弄人如此。」左思右想，不覺愁緒萬端，神情迥異。

吉星見秋遵這般光景，只道怪他不提起姻事，因笑向其志道：「荷蒙厚款，愚甥舅已叨酌酌。但不知所托之事，紅絲可許舍甥牽否？」其志道：「尊諭謹當領教，但恐兼葑不堪倚玉樹耳。」吉星見說大喜道：「既蒙金諾，不勝榮幸，歸當令舍親擇吉拜允也。」時已抵暮，即起身告別而歸，與坤化和陳夫人說知，合家歡喜，便卜日納聘不提。

再說秋遵自從聘定蔡氏之後，雖喜全了儒珍之事，卻因口口夏瑤枝消息，心中十分不快。那儒珍又錯認他奪己之姻，絕足不相往來。蘇紫宸又因赴試還鄉，所以秋遵在家甚是寂寞。一日正在書房納悶，忽見坤化走入說道：「今是汝岳父著人來請母舅去，說是朝廷有旨要於蘇杭點選宮女。不論紳衿士庶，俱著舉報，毋任隱匿。有齎旨內監，不日將到矣。故催我與汝畢姻，免致點選入宮。我已許他明日吉期迎娶，故先與汝說知。」秋遵見說，一似冷水淋身，好生著急。固想道：「此原係從權妙計，豈可弄假成真？怎麼天不由人願，又生出這般不測的事來？我倒還不信點選之事真與否也。」即下便出門打探。果見：人民鼎沸，婚娶如麻。雀屏推倒，那管男才女貌，東牀高擱，無暇坦腹乘龍。造化兒郎，往往兩番花燭夜：紅顏女子，常常錯配白頭翁。竹馬迎親，果是兩小無嫌；練裳遣嫁，皆固緩不及事。只要出脫私鹽，不問門當戶對。

只因這一點選宮女，有分教：朋友情義益彰，夫妻節烈更異。不知陳秋遵怎生擺佈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

